

京華吟草

郑伯农一著

清

京華吟草

郑伯农一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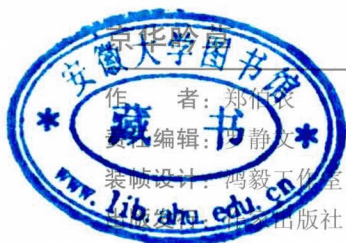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华吟草/郑伯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063-6831-5

I. ①京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诗词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9826 号

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印 张: 20.7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31-5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像

含辛茹苦入泥窩
携綠帶紅去碧波
羞為塵寰添媚
常盈湖水憶蹉跎

送洪湖市葛詩長卸鴨上

鄭伯農同志詩洪湖市葛詩長

賀敬之



賀敬之書《洪湖听荷》



武陵勝景意閑情水王柔腸山有
靈龍拔奇峰千仞插直將浩氣
送天庭談君憶黃石寨詩必興
山靈共舞勢然於九霄之上
矣憂之遂書石計字畫工拙以存
伯恭中意消暑

劉征夏





与老诗人臧克家



与老诗人贺敬之



与老诗人魏巍



与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、原中国音协主席吕骥



孙轶青（左一）、张锲（左三）、郑伯农



与老诗人刘征



与杨金亭（左二）、周笃文（左三）、蔡世平（左四）在湖南岳阳楼



与梁东（左三）、欧阳鹤（左四）、王玉明（左一）在清华园



与钟家佐在龙岩海峡两岸诗会



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“五一班”同学在京聚会

前排左起：鲍蕙荞、刘诗昆、刘育熙、陈兆勋、陈玉柱、金爱平；

后排左起：赵德廉、郑伯农、蔡纪凯、徐多沁、郑大昕、焦爽、王莉、朱工七。



左起：李文朝、李栋恒、陈昊苏、刘征、胡振民、叶嘉莹、马凯、霍松林、李冰、李汝伦、令狐安、张勇（孙轶青夫人）、郑欣淼、郑伯农。



中华诗词新作品演唱会后国务委员马凯与中华学会领导等合影

左起：王德虎、赵立凡、周笃文、杨承志、董澍、王立平、张锲、马凯、李文朝、郑伯农、王立平夫人、李燕平。



走访荔园诗社

左起：郭德银、林锡彬、李燕平、郑伯农、李文朝、许兆焕、杨文才。



与夫人李燕平

诗词问题访谈录（代前言）

——答《中华文化》记者问

《中华文化》记者：您是全国知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，可是从简历上看，您怎么学的却是音乐？

郑伯农：学习音乐完全出于个人兴趣。我从小就喜欢音乐，后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。一九五一年，全国有很多人参加考试，一共只招了十六个人。我在附中学习了六年，在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学习了五年，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待了十四年。可以说我的上辈子是在音乐圈子里度过的。

记者：为什么后来搞文艺理论？

郑：我从小喜欢音乐，稍微懂点事之后，也喜欢上了理论思考。后一点大概和家庭影响有关系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崇拜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聂耳、冼星海，也崇拜鲁迅、瞿秋白、别林斯基。课余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，虽似懂非懂，却读得津津有味。

一九五七年，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学系。我成了这个系的第一批学生。文革结束后，刚刚恢复的文化部成立政策研究室，室内有个理论组。我被他们借调过去，参加撰写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，后来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。开始是借调，后来有借无还，不让我回音乐学院，在中国文联研究室协助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。这样，我就转到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和组织工作领域中来。

记者：那您为什么后来转向诗词创作和研究？

郑：我退休以后，年纪大了，得了一场病，头晕，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引起的。过去我对诗词本来就有点兴趣，写过一点诗词，有关方面就邀我到诗词界参加活动。一旦参加进去，有些朋友就千方百计把我套住。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拉住我不让我走，有被动因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我过去习惯于长期伏案工作：看书、写文章。得了心脑血管病后，医生建议不要长期伏案，不要开夜车，更不能抽烟。显然，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要有一个大变化。不能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写大块文章了，那么，干点什么好呢？诗词是比较适宜的

选择。它篇幅很小，写起来比较省劲，既可以延续写作生命，又不须费太大气力。再者，过去我一直从事文艺方面的调查研究，只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。随着阅历的增多，对人生、对社会不能不产生种种感悟，颇想在这方面一吐胸中之积郁。诗词是很好的表达形式。一是身体原因，二是思想感情方面的原因，使我一步步走到诗词这条路上来。

记者：在您的诗词创作中，谁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？

郑：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应该是诗人臧克家。他可以说是我的恩师。一九九三年，我带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越南访问。回国后有报刊要我写点稿子，于是就写了几首诗。我觉得写得很一般，可是老诗人臧克家看到后居然给我写封信，他说我的诗词可堪造就，要往深处钻研，今后要一边写文艺评论，一边写诗。他还给我改了个别重要字句，也夸奖了我几句。他是诗坛泰斗，一番鼓励让我树立起信心。我开始省悟到，不仅作家身上有艺术细胞，像我们这样习惯于逻辑思维的人，身上也可能埋藏着艺术细胞。既然如此，何

不尝试一下，在自己的身上开发形象思维？有了臧老的鼓励，我就陆续写了一些格律体的诗。此后，心有所动就动笔写几句，就像抽烟一样，抽多了，慢慢就上瘾了。记得近二十年前，我每写一组，就寄给臧老。他像抓“扶贫”工程一样给我指点。我走进诗词的院落，完全是臧老把我推进来的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诗人贾漫。他曾任内蒙古作协副主席，内蒙古诗词学会副会长。我们是文友，也是棋友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，一面落子，一面谈诗。他记忆力特好，能背诵普希金《奥根·奥涅金》的中译本，背古典诗词更不在话下。我的许多新作经他看过，他毫不客气地指谬，帮我推敲完善。他长我四岁多，最近得病在天津卧床。想起老恩师，老朋友，我心里很不平静。

记者：您现在是用电脑写作还是用笔写作，过去您是怎样安排每天作息时间的？

郑：我还是用笔写作，用电脑不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时间安排得比较紧。从中学后期到大学期间，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，还要自己看一些东西，背一些东西。民歌、戏曲、诗词、古文都要背一些。我的辅导

老师黄翔鹏是著名音乐理论家，他建议我多背民歌，还要背诗词歌赋，这使我终生受益。“文革”中，我起初热忱“参加革命”，后来成了牛鬼蛇神。除了劳动，接受批斗外，有空余时间就偷着看一点书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先后到文化部、中国文联工作。为掌握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，不能不大量阅读。到中国作协党组工作并担任《文艺报》总编辑后，自学的时间少了。因为当时的工作任务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，要开会，要处理行政事务，要参与诸多的应酬活动，还要看稿子。一般情况下，我白天上班，都是处理零碎的事情，比较重要的稿子都是晚上回家处理，要改要看。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学习计划了。

记者：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？

郑：创作过程中倒没有什么苦恼，如果有苦恼我就不写了。因为我都是在业余时间写。我在《文艺报》工作时，写诗等于调节生活。写文章很累，看稿子很累，处理一些问题又比较伤脑筋。写写诗，换换脑筋，不乏一定的乐趣。好多诗句是在观察思考中突然冒出来的，不像写文章那么辛苦。

记者：您的家人支持您进行诗歌创作吗？她们怎么评价您的作品？

郑：我爱人和女儿都支持我在中华诗词学会做事。但是她们都不管我做诗，也没有评价过我的诗。

记者：您怎么看待情诗，写过吗？

郑：我专心投入诗词事业，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，已经不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了。我只写过两首爱情诗，一首写给一个已经离开我的女朋友，也可以说，给我的初恋女友。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谈过恋爱，我们在一起相处十几年的时间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因为江青说我父亲是假党员、美国特务、印度特务，还点名批判由我执笔的一篇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文章，我就把自己的手稿、文稿以及我父亲的一些稿子藏在她家里，结果这些文稿被说成特务的黑材料、联络密码。红卫兵到她家里抄家，斗她父亲，把老人家折腾苦了。他哪里知道，特务的帽子也可以瞎扣一气。一时想不开，她父亲就开煤气自杀了。此事让我心痛一辈子。“文革”中我解放无望，对方只好离开我。临要分手的时候，我给她写了一首诗。